

宋俊然 编著



张廷瑞传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丹心只為撫新冠

坦蕩從容作馬牛

神建瑞目正風範長存

東序題

五九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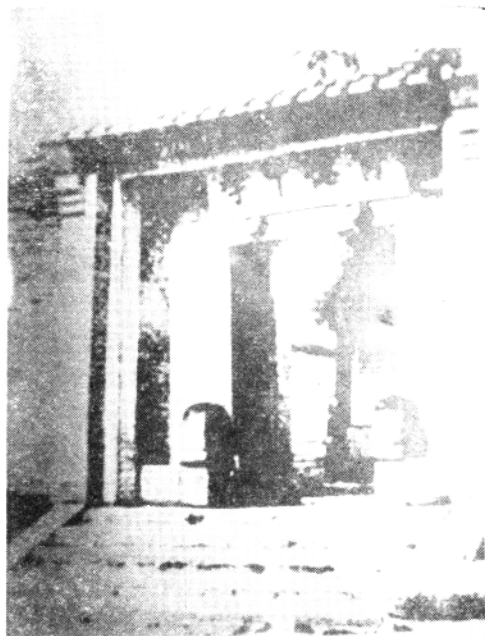
122332



张廷瑞像



1925年在保定留影



张廷瑞读书、入党和初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保定育德中学。图为育德中学校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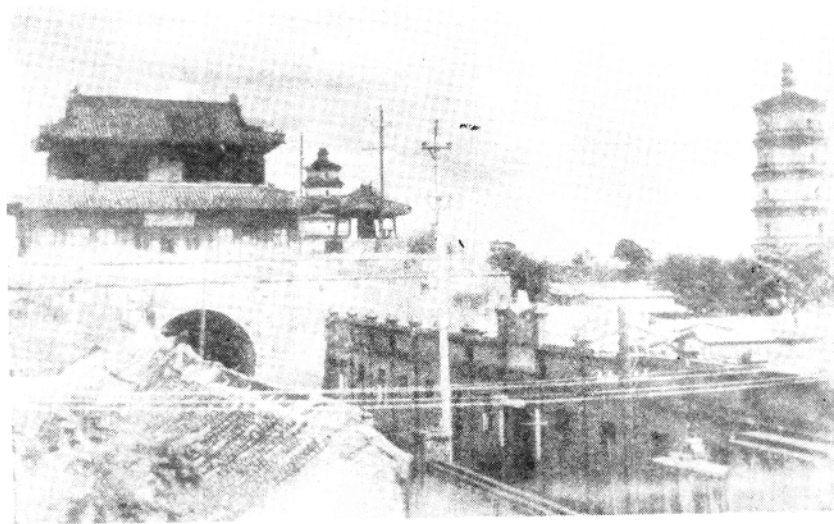
1925年7月15日，中共保定支部成员史文彬、张廷瑞（左一），戴培源、张福堂欢送李培芝（沛泽）同志赴郑州工作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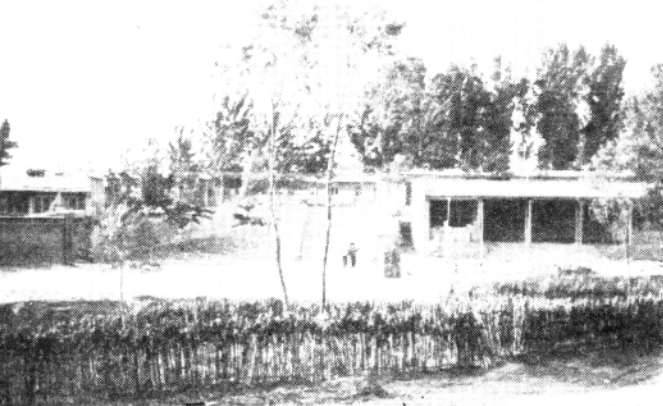
张廷瑞在保定从事党务活动的地方——中共保定支部所在地西大街贤良祠。图为贤良祠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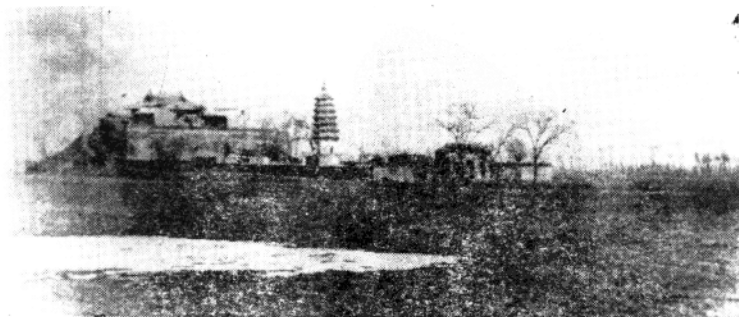
张廷瑞革命活动地——涿县县城。



张廷瑞
的家乡——
涿州市永乐
村。



张廷瑞在
涿县建立的第
一个党组织
“涿县特支”
所在地——涿
州市尚庄村旧
址。



张廷瑞在涿县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清凉寺

目 录

序	刘秉彦	(1)
第一章		
在育德中学	投入党的怀抱	(4)
第二章		
在古城保定	领导爱国学潮	(18)
第三章		
在铁路线上	组织工人运动	(35)
第四章		
在涿县大地	撒播革命火种	(44)
第五章		
在家乡永乐	开展雇工斗争	(62)
第六章		
在北平监狱	演出“铁窗”壮剧	(84)
第七章		
在芦沟桥南	高举抗日战旗	(106)
第八章		
在燕山脚下	勇唱救国雄歌	(129)
第九章		
在大清河畔	为国捐躯身躯	(148)

序

刘秉彦

人们常说，个人传记是一面镜子。张廷瑞同志的传记也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折射他那个时代的基本精神。我希望所有读者从中受到时代前进的精神感染，在《张廷瑞传》里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通过一个人可以反映一个时代。那是炮火连天的时代，长期经过血泊、弹片、生与死的斗争生活的时代。张廷瑞经过了考验。张廷瑞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烈士。

早在1923年，张廷瑞同志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曾领导过学生、工人、农民的革命运动，在工作上追求真理，在严刑的法庭上，坚贞不屈；在铁窗生活中，坚持斗志，忠贞不渝。在抗日战争年代，他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广阔的战场上，进行着不分昼夜，连续不断，几年不曾休止的战斗。1938年他在涿、涞、房开辟工作，在涞水和房山交界地区建立了抗日政权，开始他是涿、涞、房联合县县长。环境迅速恶劣后，又作区长。他能上能下，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他一直依靠人民群众，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坚持到1939年5月，才奉命转移到完县一带整军。政治整军后，他随军回到平、津、保三角地带。这个地区是日本华

北驻屯军的心腹之地。在这里，张廷瑞同志经历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在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经历了交通战、破击战、反“扫荡”，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以及经济的各种斗争的洗礼。他随军活动，也带小部队深入敌占区活动。到1940年下半年，冀中十分区一部分地区已变成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细碎分割的局面。特别是新城、固安、涿县的结合部，已变为敌占区。张廷瑞同志奉命恢复这个地区的工作。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不计名利、不图安逸，带少数人以涿、新、固联合县县长的名义挺进敌后。以革命的坚定性、不畏风霜、不怕寒苦，象松树一样傲然屹立在敌后。一天拂晓渡河，壮烈牺牲在中代屯村东大清河畔。他把生命交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谱写了一部丹心史。

张廷瑞同志是为坚持根据地而牺牲的。没有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就没有兵源和给养，就没有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就没有持久战。张廷瑞同志深知根据地的伟大战略意义。所以说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张廷瑞同志是为恢复根据地而牺牲的。根据地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巨大的政治、军事作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英勇战斗，有力地鼓舞着人民群众的胜利信心。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群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党的各种政策使人民群众坚信抗日救国的主张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这种作用远远超过根据地的边界，影响全国，包括鼓舞敌占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大大地发展了爱国主义运动。张廷瑞同志的牺牲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根据地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对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起了示范作用。勿庸讳言，一切旧社会的弊端，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也给了敌人可乘之机。抗日战争一洗旧制度、旧习惯。痛定思痛，战后的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选择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抗日根据地就是新中国的雏形、缩影，早已取得了人民的信任。绝不能再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抗日民主根据地顺利地转化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张廷瑞同志为此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所以说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张廷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妻离子散，不怕家破人亡；家私不足惜，头颅也可抛。不管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他以共产党人的革命坚定性，为建立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的革命的坚定性是多么可贵！

我们读《张廷瑞传》千万不要忘掉革命的坚定性。

四十年来建设我们国家的经验证明，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在改革开放中，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更需要革命的坚定性。因为革命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认识革命的伟大目标，看不见革命的伟大前程，要求有革命的坚定性是不可能的。胜利来之不易，建设也困难重重。因为要完成四化建设的大业，仍然需要向各种困难和错误作斗争，仍然要向愚昧、懒惰、无知作斗争，仍然要向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更需要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 and 革命的坚定性。

第一章

在育德中学 投入党的怀抱

1921年。

张廷瑞考入了保定育德中学。

这里，优雅的校园，浓正的学风和“不敷衍，不作弊”的信条，无不焕发出莫大的鼓舞力量。

张廷瑞入学不久，便同校内的“文学研究会”建立了密切联系，去听讲座，去借书刊，并几次神秘地询问：邓中夏来讲演是什么情景？

“文学研究会”发起组织人之一王锡疆喜欢上了这个执著、求进的新同学。他择一晴朗之日，约张廷瑞在校园漫步，向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邓中夏来校讲演的情景——

几个月前。这天，连阴开晴，旭日东升。保定育德中学笼罩在湿漉漉的宁静里。幢幢灰色教室，象刚从水中捞出来湿润光滑；片片茂盛的杨柳，满挂的新翠顺着枝叶往下滴；丛丛挤在一起的红花绿草，如同那刚刚停笔的水彩画。树木花草沐浴在金辉之中，显得生机勃勃。校园异常宁静，没人走动，没人喧哗，象在特意迎接一个不寻常的时刻。

杨柳环抱的明亮的教室里，响着极其热烈的掌声。教室里满满挤坐着80多名学生，个个闪耀着兴奋、渴望的眼光，挥动着胳膊使劲鼓掌。掌声的浪波几乎要把教室的屋顶掀开。

热烈的掌声把一位25岁的学者拥上讲台。他的脸有点苍白消瘦，模样既没有“西服革履”者的高傲，也没有“长袍马褂”者的酸气；留着分头，身穿大褂，眉宇间充满活力，给人一种富有昂扬的毅力和反抗精神的印象。

这就是邓中夏。他又名邓中懈，湖南省宜章县邓家湾村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也是北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3月，他受李大钊的委派，来保定高等师范任教^①。这天，他应育德中学“文学研究会”的聘请，前来讲演。

“同学们！”他微笑着点点头，开始了津津有味的讲演：今日我讲之题目——《文学与社会改造》。他讲得深入浅出，一气儿讲了3个多小时。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文学、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讲述了文学在社会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批评了“文学与人生、与社会毫无关系”的论调，反对把文学作为“阐道异教”的工具，反对把文学当做贵族的消遣品和媚尤的献媚术。他劝大家“莫再做‘阐道异教’的奴隶文学，莫再做‘风花雪夜’的堕落文学，莫再做发牢骚、赞幸运的个人文学”。最后他明确提出：“要做社会的文学，要做社会的改造文学。”^②

讲演如同巨大磁石，深深吸引着青年们的心。尽管时至中午，天气热得象蒸笼，听众又多，教室又小，但自始至终秩序井然，很多人听入了迷。

“我就是听入了迷的一个。”王锡疆尽其详细地介绍：

“我事先沏好了一壶好茶，准备招待主讲人。那天，我提前半小时将茶水带进教室，坐在前排听讲。邓中夏讲得通俗易懂，论述精辟，语言简明，将个‘文学、社会、革命’内涵极为丰富的大题目，剖析得观点明确，条理清楚，深入浅出。我入了迷——细嚼每句话，仿佛是博学的知识老人在精心把知识组合、分解，演示出明晰的逻辑、透彻的哲理。我陶醉于听讲之中了！所以，讲演结束，邓中夏微笑着点头，彬彬有礼地招手；教室里爆响起满意、感激的长时间掌声；我呢，只顾使劲鼓掌，却把为他沏好的茶水忘在脑后。长达3个多小时的讲演，我竟没递过一杯茶水，心里不是滋味，太过意不去了！”

张廷瑞也听入了迷。他听着讲述，好象一个伟大身影占据了她的头脑。前两天，他与同桌同学胖眼镜争论起来——胖眼镜说：“诗词单纯是贵族的玩物”。而他则认为诗词多包含民众情绪，“咏涿州八景”诗词可以作证，但更深的道理却讲不出几句。邓中夏讲《文学与社会改造》，道出了精辟概括——文学是社会的反映，又是改造社会的工具。他咀嚼着邓中夏的讲演，觉得似有一位真理的引路人在勇敢地揭开迷雾，铺设事理的时代轨道。他埋怨自己考入育德中学晚了几个月，否则可以亲耳聆听伟大的教诲。张廷瑞扬起头，仿佛望见邓中夏那充满活力、令人敬仰的身影。他默默地说：导师啊，我决心跟着您的脚步走！

如同出土小草沐浴到阳光，心胸豁亮了，眼界扩展了。张廷瑞的思想升华到新的天地。他连夜写了加入“文学研究会”的申请书，第二天清晨便呈交上去。

王锡疆问：“你为什么入会？”

他回答：“可以解惑，可以明理。”

王锡疆又问：“你有什么要求？”

他回答：“要求为‘文学研究会’出力做事。”

王锡疆深情地点点头，紧紧握住他的双手。

二

张廷瑞到府城保定上学，很快被这里的深沉、幽雅、古文化气氛吸引了。

保定历史悠久，名胜古迹如群星灿烂，名人轶闻脍炙人口。赵国大将廉颇的晾甲石，创建于唐代的古莲池，元代修建的大慈阁，奇丽的光彩无不耀吸张廷瑞的双眼；远古尧、舜的故事，金元刘真的传说，明末清初的金圣叹轶事，民国时代的冯玉祥传奇，如同金音玉乐灌洗张廷瑞的耳朵。他本来就是个古文化的酷爱者！

张廷瑞同胖眼镜同学携手进了古莲池。古莲池位于府城中心，元将张柔所建，距今已有700多年。时为别墅，时为画院，时为宾馆，时为行宫，清末改为公园。它择南北园林景物建筑之长，素有“佳园美景”之称。跨过了高大的牌楼，只见一亩莲池中临漪亭矗立，四周荷花飘香。而亭子的尖上，雕着片片莲叶，托个水灵灵大桃，十分引人注目。

“这是莲池中一景，名曰‘莲叶托桃’。”自幼生长在府城内的胖眼镜，是绝好的导游。他讲了一段“莲叶托桃”的动人故事：清代末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连夜西逃，把国都丢给了洋鬼子。老百姓恨死慈禧太后这个卖国东西！后来她返京时要到西陵上坟，路过保定。知府闻听后，

决定重新修整莲池，迎接慈禧太后。工匠中有个手艺超群的老木匠，他知道了修莲池为了迎接慈禧太后，肺都气炸了，就同贴心的徒弟商量了个出气的办法。古莲池修整一新，慈禧太后也到了保定。她走进莲池以后，见雕龙画凤的亭子尖上，有片片莲叶托个大桃儿，以为这是献给自己的长寿仙桃，大加赞叹。工匠们不由开心地暗笑。原来这是骂慈禧“洋人一来，连（莲）夜（叶）脱（托）逃（桃）哩！”③

“好个‘莲叶托桃’！”张廷瑞兴致倍增，说：“卖国贼历来不得人心！”

转身跨上一座色调淡雅的三孔拱桥。它横卧在塘池环水渠上，由汉白玉大理石砌成，如同一位银装素裹的俊俏女子。

“这是古莲池中又一景，名曰‘白玉桥’。”胖眼镜主动介绍：“这里有一段凄楚动人的传说——太行山下有一对恩爱夫妻，男叫李月，女叫白玉。不幸，因白玉俊美，被保府统兵乔帅官抢走。她忠贞不屈，死活不从乔帅官，被贬为歌妓。李月追到保定，因他是雕石刻木能手，就混在工匠中，进了帅官住地——古莲池。夫妻偷偷见面后，泣不成声，决定八月十五赏月时，寻机逃走。到这天，白玉让丫环给丈夫送去月饼，月饼中暗藏一张纸条，上写：月亮向西沉，改妆出后门，到时人不見——追魂。不料，这事暴露了，乔帅官立即杀死正修建玉石桥的李月，强逼白玉同他成婚。白玉说：要成亲，需让我祭丈夫阴魂。她身穿重孝，在玉石桥上磕了3个响头，大哭一场。趁人不备时，一头撞死在桥栏杆上，实现了自己‘追魂’的誓言。为纪念这个忠贞刚烈的女子，三孔桥就叫起了‘白玉桥’。”④

“忠贞刚烈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女子美德。”张廷瑞抚摸着桥栏，赞道：“这石桥好，传说也好！”

来到东南角红枣坡下，迎面闪出一座红柱围托、六角飞檐的小亭。

“这又是古莲池的一景，过去人们叫它‘不改亭’，后来改叫‘不如亭’了。所以然者何？有一段引人深思的传奇故事呢——”

“不过我猜得着，”张廷瑞打断了他的介绍，把话引向另一层意思，“不管故事，还是传说，统统蓄含着人的一种情绪——爱、恨或其它。你说是不？”

胖眼镜眨眨眼，点点头。

张廷瑞笑了，一字一板地说：“这就是说：文学，当然包括诗词，不是什么单纯的贵族玩物。它是社会的反映，又是改造社会的工具。”

胖眼镜听愣了，觉得有点深奥。问道：“这话，你从哪位高明之师的嘴里学来的？”

“是一位很有威望的年轻学者邓中夏讲的。”他掏出复写的稿本，递过去，说：“这是记录稿，你好好读读。不过，你要先讲这亭子的传奇故事呀！”

“好。”

他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三

“文学研究会”是革命熔炉。

张廷瑞得到了王锡疆的热情指引。王锡疆（仲强）是高

阳县利家口村人，1919年考入育德中学，在第22班读书。他入学赶上留法预备班的尾声，那种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革命精神深深教育了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李大钊的文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同安志诚、杨其刚、王斐然等人组织了进步团体“文学研究会”，引导同学阅读进步书刊，研究马克思主义^⑤。张廷瑞低他两个年级，但那追求事理的执著精神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学习态度很使他喜欢。他诚心诚意帮助张廷瑞，热情引导他成为自己的同路人。

王锡疆注意用育德中学的光荣历史，启发他做个忧国忧民的爱国青年。育德中学是1907年由老同盟会员陈幼云（蠡县人）创建的一所私立中学。以历史久、质量高而闻名华北，素有“天津南开，保定育德”之称。尤其1916年，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抱着“输世界文明与国内，造就新社会、新国民”之目的，在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组织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保定育德中学在校长王国光支持下，1917年8月在校内办起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吸引了全国有志青年。1918年8月，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组织下，74名湖南学生考入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和高阳留法工艺学校。自1917年8月至1921年6月，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共办四期，招收学生213人，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张昆第等都曾在这里学习。^⑥有识之士和有志青年这种勇于寻求救国真理的爱国精神，怎不使张廷瑞钦仰呢！

王锡疆还帮他弄清“文学研究会”的意义，自觉地认真地读研革命书刊。王锡疆特意问：“你知道为什么成立这个